

（我和你一樣的，有二個眼睛，有一個嘴巴。如果你沒有二個眼睛和一個嘴巴，就是你不和我一樣，那麼我也不和你一樣。開場白完。）

我是喜歡看電影的，我看電影的時候是這樣的：

我很喜歡看卡通，我覺得，凡是人，都應該去看看卡通，不看卡通的人就不夠生活情趣，不過，我又覺得，如果一個人一天到晚看卡通，那麼又會變得毫無人生樂趣。

如果我患了流行性感冒，我就看所有的菩薩，上帝面上，不上電影院去把病菌傳給我們那些可愛的人類了。（當然，你可以說我不過是為自己着想，躲在家裏養病的。）

看悲劇的時候，尤其是白天，進電影院去帶手帕我是一定記得的，還記得的是帶太陽眼鏡，因為看完電影後，我就靠它來遮蓋我那哭得紅紅的腫眼睛了。

說明書我是拿一張的，我不會拿去派福音單一般送給沒看電影的朋友，我更不會拿一大疊說明書來放在衣服上防止吃雪糕時的冰水掉下來。

一部電影能夠上映七八十天，我就一定去看了，如果我覺得那電影不值得映七八十天，就是我有毛病，或者，是全世界的人都有毛病。

影評我是一定看的，但是如果有一篇影評把電影講故事一般描述一番，像張說明書那樣時，我就給那篇東西一個大交叉。

我最開心的是在學校裏英文這一科並沒有不及格，所以，找電影看的時候，我連英文片名也一起看過，這樣，

平日使我大吃一驚的「慾海」、「淫娃」這一些的中文片名，並沒有把我嚇走。

恐怖片我不看（你說我不夠現代也罷，不夠膽量也罷），我有大大的原因：我的腦子裏本來有一個美麗可愛的伊甸，一看恐怖片後，就變了地獄了，我做人一向快樂的，何必要折磨自己的神經系統。你說對不？再見。

西西（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第五八二期。）

二

(先請大家原諒，為了舉例的緣故：下文提到黑澤明二次，提到《天國與地獄》四次。)

如果你問我：「西西，你懂看電影不？」

我只好回答：「我不懂看。」

真的，我雖然有時每星期看四五部電影，我着實不懂看電影，我是不懂得、不懂得。

我要舉例了。上二個星期看過了《天國與地獄》，嚇，那一輛火車開得可快了，黑澤明用了十五架攝影機才拍攝得那麼壯觀的場景；我怎麼知道是十五架攝影機呢？我是看書看來的。《天國與地獄》裏面的大廳中的那一場很長的表演也真是太好了，人物既不重疊，位置又排得準確。

我也知道的，黑澤明導演的室內戲一向是經過事先的排練，我怎麼知道呢？又是看書看來。

對了，我不是懂得看電影，而是懂得翻書。

由於翻書，我就懂得了甚麼叫「全遠景」，甚麼叫「淡入淡出」，因為知道了這一些，我也似乎是懂得看電影了。原來，看「電影」也需要有一套本領的，好像看「抽象藝術」，看「現代詩」一樣，必須有一點最起碼的條件才行。因此，我回想一下，我以前（我還沒有翻書的以前）是不是在看電影呢，嚴格的說，我以前不算是看「電影」，更不要說懂了，以前，我一直在看「故事」。

現在，我已經時常去翻書，看到不少可以懂「電影」的東西了，但是，我懂看電影嗎？我還是不懂看，要「懂」一部電影真是太難了，懂看電影不但要懂音樂（像田戈兄

那樣一聽就知道《天國與地獄》中賊首開收音機時的音樂是《鱒魚》），不但要懂繪畫構圖（像火光兄那樣一看就知道《天國與地獄》中的透視場景），不但要懂哲學、文史，還要懂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難極了，不可能極了。

但是，看電影光是看是沒意思的，應該要去懂，懂一點也好，懂得多更好，照我西西的說法，最好有一大批的影評人、介紹人，給我們許多的「懂」的一部分，這樣，加上自己的「看」，看電影就開心得多了。

西西（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第五八三期。）



四

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有時候我是一天到晚看電影的，這個我已經說過了，但是，我還沒說為甚麼我一天到晚看電影，原來我看電影是為了要寫影評，好的電影看完了就說說它怎麼怎麼個好法，不好的電影看完了也就說說它怎麼怎麼個不好法。可是，怎樣才叫好電影，怎樣又叫不好的電影？

有的人是以「電」評影的，把電影完全當作一種專門的學問，研究銀幕上的蒙太奇，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活動影片」就是以「活動」的是否成功為標準的。有的是以「文」評影的，着重故事性、內容性，凡是「文藝大悲劇」的表面，就以為高深動人。

照我看，二者都不對，利用「電」的，希治閣的本領極大，《鳥》又算得是甚麼好東西，利用「文」的，《釋迦》豈非大有道理，但那又那裏稱得上是電影。所以，我認為「電」、「文」雙方兼顧是最佳的。說《夢斷城西》吧，「電」得超卓，但也有過分賣弄，「文」得庸俗，但被其中「扮法官」一幕「演」起其他之衰，果然成為一部上乘的作品。可惜，香港的影院還沒有七十厘米之大銀幕，看起來已經打了個折扣。

我有時寫影評，有時也報道電影消息，赫然發現在香港，連介紹一下「藝術電影」也難。例如目前，我正替幾家報紙寫電影之類的東西，老編們要的只是「娛樂性」，當然編輯也自有苦衷。我以前寫影評的那家報紙的老編，不但刊刊有點水準的東西，自己也搖搖筆桿。不過，寫外國

電影的東西還是最幸運的，我知道有一位同行，寫了一篇影評，大罵某某國語製片公司的女明星演技要不得，結果呢，老編第二天立刻撰文回讚補救，也已經被停刊廣告數日，經濟封鎖。看這情形，香港的那些國語製片公司似乎非常要得了。

看《假面兇手》回來，拾得「影訊」一份，頭條的那篇卻德格拉斯居然又是我從外國雜誌糴回來的米煮成的飯，現今被人加以一炒，熟口熟面的，早些日子，本港一份素以字粒最漂亮〔見稱〕的報紙娛樂版也是習慣如此這般。想不到，我一人耕耘，有數人收穫，這些人不知是否該分一半稿費給我再糴米去，或者，反過來，我必需因為被人免費再版而請他們喝茶。

西西（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第五八五期。）

五

我覺得，電影似乎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聲音太多了。自從默片進步為有聲電影以來，沒有一個製片家不在聲音方面下功夫，對白增多了，戰爭的槍炮聲更響了，愛情大悲劇的催淚本領也更強了。有聲其實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在電影上也有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潛力。

人們常稱音樂是動的，繪畫是靜的，因為有人可以聽到一首歌曲而流淚，卻從未有人對着一幅名畫哭起來，而在電影院中，叫人流淚的也往往是那些歌，那些對白，那些聲音，而多半不是由於畫面，但是，電影如果被聲音喧賓奪主的話，就非常可悲了。

看一部差利卓別靈的默片一如《尋金熱》，我們的感受仍然是很深的。走進一間莊嚴的教堂，那種氣氛也會叫人自自然然地嚴肅起來，別有一種情緒。而登高山，到曠野，和大自然為伍的時候，天地之間，花草樹木根本沒說甚麼，這時候，天地是銀幕，那裏需要甚麼聲音？而聲音也是有的，風聲，流水聲，鳥聲，這些都和原野配合，絕不呼呼啦啦大鬧起來。

所以，看一部《天牢長恨》的感受是一種享受，就完全因為這部電影的聲音之低沉，整個電影給人的是一個建築感，畫面感，而不是一個音樂會，一個菜市。電影本來是以視覺的藝術為主的，也的確應該以畫面為主，沒有聲音的電影還是電影，沒有畫面的電影就不是電影了。《天涯一美人》中的配音是極佳極佳的，那種琴音，叮叮打打地

連綿不斷，但它已經超越純配音（美化的出現）的能力，而是在作敘述的出現了。

看電影其實就是在經歷一種創造過程，導演是不應該低估觀眾的能力的，尤其是把一切都用「語言多過一切」來說盡了，觀眾在電影中還能找到甚麼。對白多的電影出色的是少數，我只能舉《玉女風流》一片出來，但人人看得出，這片的對白也是脫離了「配角」地位而以主角姿態出現的。一般的電影，對白太多，聲音太多的，不如改為電台廣播劇去。

西西（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第五八六期。）



今日的日本影壇

《同命鳥》，真是一部好電影。

《七俠四義》，真是一部好電影。

好電影是哪裏來的？原來是日本來的。日本這國家，現在可不得了，不但是亞洲的電影王國，還可以和意大利、和法國比賽，而且，我們坐在家裏，忽然又聽見日本的電影在康城電影節中獲得了獎，忽然又聽見是舊金山的電影節又頒給日本電影一個獎，要不就是威尼斯電影節中日本電影贏得了又一個獎。想想，電影這東西在日本真開心，日本人有許多好的電影可以看也真是開心。但是，日本的影壇在今日原來一點也不開心，拍了這麼多第一流的影片，贏得了一連串的國際特獎，日本的影壇還不開心嗎？是的，日本的影壇現在一點也不開心，不但不開心，還在擔心，擔心自己的影壇會倒霉下去。

為甚麼要倒霉呢？說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人家不上電影院去了。那豈不糟，電影無論如何是要放映給人看的，而人家不上電影去了，那等於說：電影院要關門了，製片商要虧本了，演員是用不着了，製片公司要轉行了，「觀眾不上電影院去」便是電影事業最頭痛的事。這情形，美國也重演過好幾次，美國現在也還沒有徹底能夠解決。

那麼，人們為甚麼不上電影院去呢？理由可多了，首先，這要歸咎到日本是一個進展得太快的國家，日本的電影事業的發達使我們很容易想像這個國家內的電視是一個怎樣蓬勃的樣子，所以人們寧可坐在家中看電視而不上電

影院去。全日本現在普遍分設有一千五百萬具的電視，只次於美國而坐第二把交椅。其次，便是由於電影院的票價太過昂貴的緣故，而且，叫一個觀眾伸長了脖子在電影院中坐二個三個鐘頭到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這二個原因還是其次，最大的原因卻是：值得一看的電影太少了，電影的出品不少，數量上超過美國和印度，但值得一看的卻太少了。一九五四年是日本電影史上的黃金時代，這年的觀眾也比歷年多，這一年的成功是因為全年有超過十五部的第一流水準的電影，但一九六二年呢？人們連五部也很難找得出來。現在是一九六三年，第一流水準的影片還是數不出有四或五部正在攝製。

問題又得轉移一下了，為甚麼一年製出這麼少的水準作品來？這又是電影製片公司的事，通常來說，製片公司的要求是投了一筆資本，要在日本本土中賺回來，最重要的便是「賺回來」，這「賺回來」是不理這影片可不可以在國際影壇中爭一席地位的，只要適合大家的趣味便可以了。事實上，一部在國際電影節中得獎的影片，往往「賺不回來」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至於一般大的製片公司居然投資拍攝第一流的虧本的傑作，完全是因為他們自己另有經濟來源可以填補，或者是地產，或者擁有鐵路，壘球隊之類。但虧本太多，是任何一個生意人所不為的。

日本人最值得讚許的是，他們不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自己的藝術水準，他們會來一下「不屑看低級趣味的影片」，這才成了真正的「人家不上電影院去了」的真正的原因。但好電影還是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無

異是日本觀眾所給予真正的電影工作者的最大的鼓舞。像黑澤明，他的新作《天堂與地獄》的收入比他的《用心棒》和《穿心劍》的收入還多，這是大家對這位導演很有信心的緣故，而事實上，《天堂與地獄》卻並非第一流的作品，而是非常有趣的一部而已。一方面也因為一九六三年實在沒有甚麼值得欣賞的電影，只要一見到黑澤明，大家便也極有信心地去捧場了。另一方面，大家很清楚的演員像三船敏郎、仲代達矢、香川京子、三橋達也都在，他們全是黑澤明演員單上的老伙伴。

既然觀眾喜歡第一流的電影，事情豈不簡單，只要製片的拍攝好影片，日本影壇便可以不必倒霉了。但是，大製片公司是不做虧本生意的，他們又不會重用日本的優秀導演，至於有才氣的導演，如果自己組織獨立製片公司勉強湊足錢拍一部電影出來，卻又沒有地方可以放映。日本的電影院全是受大製片公司控制的，像東寶的電影院只放映東寶的電影，別影片休想插足。

最值得高興的還是最近日本組織了一個「藝術電影院連鎖」把東京、京都的一些電影院連合起來，放映一些外國的或者本國的獨立製片的電影。但因為沒有大製片公司支持，廣告又做得不夠，即使有許多好的影片在國外大受讚賞的，也只是默默無聞地映完了便算了。另一方面，大製片公司又控制了演員，使他們不能自由拍片，不能為獨立製片公司效勞。目前，日本影壇唯一的生機便是有一些製片和演員自己組織製片公司，像三船敏郎便自組了一間「三船製片公司」在菲律賓拍製一部《五十萬〔人的〕遺產》，他自己製片，〔找〕演員，還參加演出。另

外一個是石原裕次郎，他正計劃和意大利合作一部意日的《採珠人》。¹ 不管這些製片公司的前途如何，但他們至少帶給了日本影壇以一線新的希望。

愛倫（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第五七二期。）



1 查石原裕次郎生平，未能找到此作，應未拍成。

血債血償

這一部電影：

說的不是故事——沒有人編的故事，沒有劇本，而是歷史，是許多人弄出來的一個大悲劇，名符其實的是一套「人生舞台」。就因為是「真」的，真的毫不掩飾，就不是一種藝術，不是美的，而是醜的。要看的所以也不是藝術，不是美，而是那種真，真得叫人難過，真得醜惡，但那是事實，那是每個人知道的事實，該去看看的也就是那事實的一種樣子，一種面目，一種體態。

演的不是演員——沒有人在演劇，沒有演員，而是「天才」的演技，在生活。每個人都在演，在演人生，希特拉、戈林、希姆萊這一群在演，張伯倫、赫魯曉夫，這群人也在演，不但在演，他們還是自己給自己導，自己給自己編，自己給自己序幕落幕，所以，這就是「生活就是舞台」，這些大明星也一樣又紅又紫，然後又黑又白的。

藝術不是藝術——攝影的不是製片人請來的黃宗霑，而是國家派去的戰地記者，求的是「寫實」，拿出來的不是「唯美」，而且，像接力賽一樣的，這邊一鏡，那邊一景地集起來，可以像哈巴狗一般頭尾不分，但總算是流水序，一一道來。其中有幻燈片，有素描畫，有默片啞劇，但要看的不是藝術，這部影片給大家的只是一塊天然的巨石，不是羅丹手下的雕像。

是很悶的，是很水皮的，是很散的，是七零八落的——是不夠曲折離奇香艷肉感恐怖的，不過，我說，這個電影好看。好看，因為一本歷史教科書上無論如何

印不上那麼多的圖畫，也配不上聲音，又因為，要找遍一九四一年起的舊報紙也簡直是在做夢。

倫士（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第五八一期。）

有好有壞都說出來

這個電影也有不好的地方，快快說掉它們：

一些場面的處理不夠深刻——像那個小孩子去拋手榴彈時，留給觀眾的懸點不夠，而且過場太快了，彷彿連一點可以為他悲哀的時間也沒有。

巷戰的範圍不廣——像來來去去那麼小貓十多隻地據地為戰，使人不能相信大坦克車居然被嚇怕了，導演如果用一個鳥瞰鏡頭拍攝那不勒斯的直街橫巷都是人（像《夢斷城西》攝紐約摩天大廈，或《碧血長天》攝奧馬哈登陸時飛機俯衝的樣子），氣勢要逼真得多。

不夠壓縮——片太長了，開場的高潮不夠緊湊，而且時間花費太多，包括了殺水兵，貼招紙，拉壯丁，後半段卻又散漫，完場時的鏡頭且模糊不清。

不過，這個電影可取的極多，善用搖鏡頭是一特色，包括了拍手，看火燒，看樓宇等都是，演員們的演技好是必然的，難得的是一般的市民都規規矩矩，總之沒有人看着鏡頭。

那不勒斯的樣子也表現得忠實，房子道路小巷都增加寫實之氣氛。戰爭，加上那不勒斯，加上導演製片，就弄出很值得珍惜的作品了，而在地球這一邊，戰爭，加上香港，加上導演製片，還是弄不出甚麼來。

可以看得出，這樣的一部電影，絕對省錢，只是氣氛上，是比不上《魂斷奈何天》的了。另一方面，和《魂斷奈何天》不同的是，這不是說故事的電影，而是反映的鏡子，一座雕像和一塊大石當然有所不同。

倫士（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第五八五期。）

我們的電影在哪裏

和朋友們走在一起，一開口便說香港是個有很淒涼的文化的城市，大家總是在想，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出版一兩本像樣的詩集，一兩本像樣的文學刊物，而這些話，一說居然說了七八年，我們總是說得太多，做得太少，因為，到現在，香港的文化仍然很淒涼。

是這最近的一年，我們說的還是老話，但是，卻不是僅僅出版一兩本詩集、一兩份文學刊物就可以滿足了，最近的一年，我們都在談電影。喜歡文學的談電影，喜歡音樂的談電影，喜歡繪畫的談電影，喜歡電影的當然更要談電影。

電影，我們正在說這部電影不行，那部電影要不得，這部電影的導演連ABC都不懂，那部電影又像翻版唱片，我們總是說：「如果讓我們來拍，絕不會那麼糟！」而我們，我們從來就沒拍過甚麼電影出來。我們走在一起時說：「我們何不來拍一下子呢？」結果我們還是沒有拍一下子。說的時候易，批評的時候很起勁，做的時候就難了。

當然，找男女主角不難（我們犯不着捧紅誰），找臨時配角也不難（滿街都是人呀！），找劇本也不會有甚麼困境的（朋友中多的是拿得起筆的咪書人士），可是經費呢？導演呢？時間呢？拍完了又給誰去看？拿到甚麼地方去放映？我們還很明白，我們到底不是意大利的戰後青年導演，也不是美國東岸的新電影群，我們弄出來的東西還絕沒有資格拿去參加任何一個國際影展（亞洲影展是行的，但我們又會不屑去）。

我們甚麼也沒做出來。

昨天看到一本「學生雜誌」(The Student Vol. VII 1963)，裏面有一篇是一群大學生如何拍一部電影的描述，這些學生的國籍、工作地點並不值得我們重視，但他們居然拍出一部像樣的電影，尤其是他們工作的過程、毅力和信心，很叫我們知道了而無話可說。

有一群學生，住在一個大城市，他們都是一間大學的同學，在大學中，他們組織了一個電影協會。在這城市的郊外，有一個村落，這些學生常去旅行，多年來發現這樹木茂盛的村落已經逐漸發展成為現代的市鎮，於是，他們想到以這村落為題材，拍一部短片來記錄它的演變過程，題名為《青青的農莊》。而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理想有了，他們立刻計劃起來，最困難的是經濟和攝影配備這二項，因此，他們直到一九六一年才真正開始工作，先是派了七個人到村落中睡在帳篷中工作。這工作得到了村中人的合作，會員的協助，一共拍了一百二十天，聽起來，一百二十天並不算多，但是，這些人全是大學生，他們不過是在星期六入村，星期日或星期一早上又得趁火車，趕回城市中上學去，尤其是碰上了考試，大家不得不暫停起來。不過，他們成功了，拍攝了三千七百呎菲林，可以放映四十三分鐘。起初，他們自己要蓋帳篷，後來，村人才借了村中的大會堂給他們居住。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的工作比較少，一般上都是大三大四的工作最重，尤其是修法律的最空閒，還當上了導演。

有時他們在山上拍攝，遭遇連夜的大雨，初春時又遇上下雪，夏季碰上風暴。他們的財政來源是來自協會，校

方，和村民，拍那部片一共用掉了港幣約一萬多元（折合算）。但是電影是完成了，電影完全是事實的，村落中的四季，農人的臉部活現在銀幕上了，令人驚訝的是，這一部電影的攝影技巧，和表現手法都像出自職業人員之手。

總之，電影是給人家拍成了。

我想，事情其實還是很簡單的，是為與不為以及能與不能的老問題，終有一天，香港還是會拍出好電影作品來的吧！我們不行有「你們」，你們不行還有「他們」的。

倫士（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第五八九期。）